

# 吳語各片之間的譜系關係

秋谷 裕幸

日本愛媛大學，松山市文京町 3，790-8577，日本

## 提要

本文著眼于共同創新 (shared innovation) 分析吳語太湖片、台州片、婺州片、處衢片、甌江片之間的譜系關係。吳語首先要分成北部吳語和南部吳語。台州片應劃歸太湖片。南部吳語中處衢片和婺州片可以構成一個譜系單位，與甌江之間的關係較為疏遠。

關鍵詞：吳語、譜系關係、共同創新

## 1. 問題的提出

在漢語方言學的領域裏，方言的分類一般以《中國語言地圖集》為准。2012 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把漢語劃分為十區：官話區、晉語區、吳語區、閩語區、客家話區、粵語區、湘語區、贛語區、徽語區、平話和土話區。（第 8 頁）各區分“片”，有時把“片”進一步分為“小片”。比如，閩語區分為八個片 16 個小片。

問題是，漢語方言十區之間語言差異的程度決不是相同的。比如，贛語和湘語之間的關係比贛語和官話之間的關係更近。“片”和“小片”亦如此。比如，閩語閩南片和瓊文片之間的關係無疑比閩南片和邵將片之間的關係更接近。在此筆者所說的“關係”不外乎是方言的之間譜系關係，即，體現漢語方言的分化過程的關係。《中國語言地圖集》沒有討論各區之間、各片之間或各小片之間的譜系關係如何。至今為止，除了討論客家話、閩語、贛語之間關係的 Jerry Norman (1986) 和 Laurent Sagart (2002) 等少數研究以外，在漢語方言學的領域裏，這方面的研究做得還不夠，仍處於很初步的階段。

本文以吳語各片之間的關係為例嘗試做一個個案研究。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把吳語區分成六片：太湖片、台州片、金衢片、上麗片、甌江片、宣州片。本文原則上接受這一分類方案。金衢片和上麗片《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1 版）》分別稱作婺州片和處衢片。本文仍然沿用婺州片和處衢片的名稱。宣州片的描寫研究目前做得還不多，而且它的內部差異相當大，暫且不包括本文研究的範圍內。太湖片、台州片、婺州片、處衢片、甌江片，這五個片之間的譜系關係如何，乃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

## 2. 方法論

### 2.1. 何謂“分區”

在漢語方言學的領域裏，常用“分區”這個概念，而較少提到語言的“分類”（classification）或“分群”（subgrouping）。在筆者看來，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分區”的定義嫌不夠明確。

曹志耘（2002：174）說：“方言分區既應該反映方言的現狀，也應該體現方言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他接著還說：“方言分區雖然不是語言系屬分類（就漢語方言的分區來說，我們並不同意把方言分區跟建立方言譜系關係等同起來），但分區時如能充分考慮各方言的歷史源流以及相互之間的親疏關係，無疑將會使分區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分區”要求體現“方言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但是，它不是系屬分類（譜系分類），說明他所說的“形成和發展”包括了除樹形圖方式的歷時演變以外的演變方式，如語言接觸。

至于具體的方法，他說：“方言分區既要考慮語音特徵，也要考慮詞彙、語法特徵……；既要考慮語言因素，也要考慮文化因素；既要考慮研究者的意見，也要考慮當地人的語感（土人感）。至于分區的具體方法，自然可以進行各種嘗試。我們認為可以嘗試以“綜合判斷法”來對漢語方言進行分區。所謂綜合，就是要綜合上述各方面的因素。”（曹志耘 2002：174-175）

問題是，如果進行各種嘗試，以“綜合判斷法”分區，得出來的結論多種多樣，無法衡量、評估，也不知道具有什麼樣的語言學意義。每一個分區方案都會有不同的語言學意義。不過，這種分區觀在漢語方言學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比如，汪平（2006：280）說：“不要把不同的分區意見看得太絕對。有時候，不同的處理只是各有優劣，難分軒輊。”這個觀點似乎承認了不同的分區不能衡量優劣。

## 2.2. 語言的譜系分類

本文把語言之間的關係理解為譜系關係，語言的分類理解為譜系分類。換言之，專門著眼于樹形圖方式的歷時演變，即，語言分化的邏輯過程，暫且不考慮語言之間的接觸。當然，這是一個過度理想化的前提，所以，本文所得出來的結論今後需要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等不同的角度檢驗。不過，這樣我們才能明確所得出來結論的語言學意義，一定程度上可以回避不能評估幾個不同的結論的問題。

## 2.3. 譜系分類和共同創新

以樹形圖方式的分化過程作為前提研究語言之間的譜系關係，要著眼于語音的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在這裏，我們就要面臨兩個困難：

（1）共同創新要根據原始語的演變情況來決定。那麼，在開始研究譜系關係之前，我們首先要構擬原始語。對本文的題目來說，首先一定要構擬原始吳語音系。不過，現在我們還沒有這種原始音系。

（2）如果 A 方言和 B 方言共享同一個共同創新，而 C 方言則無，我們就要認為 A 和 B 構成一個譜系單位。不過，在具體的分析過程中，一般不存在這麼簡單的情況。A 和 B 共享共同創新 a，B 和 C 共享共同創新 b，A 和 C 共享共同創新 c，常有這種複雜局面出現。所以，一般的情況下，譜系分類要借助于電腦計算。

在漢語方言學的領域裏，克服這兩個困難而研究了真正意義上譜系關係的，目前恐怕只有研究十個官話方言之間譜系關係的 William Baxter (2006)。該文首先構擬原始官話音系，然後列出各方言中所發生的全部共同創新音變，最後借助于電腦繪製了表示譜系關係的樹形圖。這研究無疑是我們今後漢語方言譜系關係研究的典範。

由于目前我們還沒有構擬原始吳語音系，而且吳語音韻史比官話音韻史複雜得多，列出創新音變很有難度，所以本文採用一種權宜的方法。

(1a) 以《切韻》音系，即中古音來代替原始吳語。中古音一般能涵蓋漢語方言中的音位對立。問題是，吳語尤其是處衢片和中古音之間常有“多對一”的語音對應出現。比如，處衢片常山方言把山攝開口四等舒聲字一般讀作[iɛ̃]韻，不過，把先韻從母“前”讀作[zue<sup>2</sup>]<sup>1</sup>，銑韻心母“筩”讀作[ts<sup>h</sup>ɪŋ<sup>3</sup>]。另外，吳語中存在少數早于中古音的現象。比如，常山方言中果攝合口一等過韻的“破”讀作[p<sup>h</sup>ɛ<sup>5</sup>]，假攝開口二等麻韻的“沙”讀作[se<sup>1</sup>]，同韻。這是上古歌部的表現，中古音不能處理這種語音對應。這些例外性對應本文處理成“特例”，仍然作為譜系關係的證據之一。

(2a) 因為不能列出所有共同創新，只好根據少數的創新音變進行分析。一般重視呈連續地理分布的共同創新，儘量回避把平行演變誤以為共同創新。

本文中，太湖片以蘇州、余姚方言為例，台州片以臨海方言為例，婺州片以東陽、永康方言為例，處衢片以雲和、玉山方言為例，甌江片以溫州方言為例。

使用一種權宜的方法，而且代表點嫌不夠，所以，本文所做的研究是嘗試性的，所得出來的結論也是暫且的。

## 2.4. 譜系分類和共同存古

在漢語方言的領域裏，共同存古 (shared retention) 往往作為說明語言之間譜系關係的重要證據。

塞音、塞擦音聲母的三項對立一般認為是吳語的特點。不過，這無疑是共同存古。現在試比較北京、合肥、蘇州、溫州方言裏并母 (\*b) 的表現：

平平 北京 p<sup>h</sup>ɪŋ<sup>2</sup> | 合肥 p<sup>h</sup>in<sup>2</sup> | 蘇州 bin<sup>2</sup> | 溫州 beŋ<sup>2</sup>；  
被名。上 北京 pei<sup>5</sup> | 合肥 pe<sup>5</sup> | 蘇州 bi<sup>6</sup> | 溫州 bei<sup>4</sup>；  
病去 北京 pin<sup>5</sup> | 合肥 pin<sup>5</sup> | 蘇州 bin<sup>6</sup> | 溫州 beŋ<sup>6</sup>；  
白入 北京 pai<sup>2</sup> | 合肥 peʔ<sup>7</sup> | 蘇州 baʔ<sup>8</sup> | 溫州 ba<sup>8</sup>。

北京、合肥方言中并母逢平聲時變成[p<sup>h</sup>]，其餘則變成[p]，經歷了一個相同的語音演變過程，即，共同創新，以致這兩個方言從沒有發生這個演變的方言中分化出來，構成一個新的譜系單位，叫做官話。

蘇州、溫州方言都保存了并母的音值[b]。這兩個方言中并母沒有發生變化。這是共同存古，能夠說明蘇州、溫州方言不屬於官話，但是它不能保證這兩個方言能否構成同一個譜系單位，因為著眼于并母的表現，這兩個方言還沒有從原始語分化。專門根據共同存古分群，我們就要把原始語和子孫語視為同一個譜系單位，比如，中古音也是吳語。

<sup>1</sup> 調類一律在音節的右上角用代碼表示：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或去聲、6 陽去、7 陰入或入聲、8 陽入。如果沒有單字調只有連讀調（或連讀音），則用兩個或三個數字直接記調值。此時在調值的前面加短橫。

另外，如果以共同存古作為譜系關係的證據，將來屬於吳語的方言必然逐漸減少，因為共同存古特點都有可能隨時發生變化。此處介紹湘語（老湘語）新化方言的情況。老派新化方言把中古全濁聲母讀作[b<sup>h</sup> d<sup>h</sup>]等送氣濁音，新派則讀[p<sup>h</sup> t<sup>h</sup>]等送氣濁音（羅昕如 1998：11）。如果把塞音、塞擦音聲母的三項對立作為老湘語的特點，新派新化方言不屬於老湘語了。這很清楚地表示共同存古不能作為譜系分類的證據。

如果我們以中古音來代替原始吳語音系，而且認為吳語是一個正當的譜系單位，就要提出合理的共同創新特點。

當然，把塞音、塞擦音聲母的三項對立作為吳語的定義是有理由的，因為有這個特點而且分布在江蘇、浙江的漢語方言都有點相似，在北部往往能通話。語言的分類只好從這種主觀印象出發。不過，這些畢竟都不能作為可以評估的客觀標準，其語言學意義也不明確。

### 3. 吳語的語音特點

開始分析吳語的譜系關係之前，我們有必要確認吳語確實是一個合理的譜系單位。

吳語保存著微母和日母的鼻音特徵，這說明吳語方言不屬於官話。例如：

襪微 蘇州maŋ<sup>8</sup> | 余姚maŋ<sup>8</sup> | 臨海mɔŋ<sup>8</sup> | 東陽muo<sup>6</sup> | 永康ma<sup>4</sup> | 雲和maŋ<sup>8</sup> |  
玉山mɛŋ<sup>8</sup> | 溫州mo<sup>8</sup>；  
染日 蘇州nɪ<sup>6</sup> | 余姚niẽ<sup>2</sup> | 臨海ni<sup>3</sup> | 東陽ni<sup>4</sup> | 永康niə<sup>4</sup> | 雲和nie<sup>3</sup> |  
玉山niẽ<sup>4</sup> | 溫州ni<sup>4</sup>。

除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中，吳語至少有兩個顯著的語音創新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從母和崇母讀擦音。例如：

坐從 蘇州zəu<sup>6</sup> | 余姚zou<sup>2</sup> | 臨海zo<sup>2</sup> | 東陽zu<sup>4</sup> | 永康zuə<sup>4</sup> | 雲和zu<sup>4</sup> |  
玉山zi<sup>4</sup> | 溫州zo<sup>4</sup>；  
鋤崇 蘇州zɪ<sup>2</sup> | 余姚dzɪ<sup>2</sup> | 臨海zɪ<sup>2</sup> | 東陽zuo<sup>2</sup> | 永康za<sup>2</sup> | 雲和zo<sup>2</sup> |  
玉山za<sup>2</sup> | 溫州zɪ<sup>2</sup>。

蘇州方言不分濁擦音和濁塞擦音，不能說明問題。余姚方言的“鋤”是個例外。

第二個特點是除幫組以外不能區分曾攝開口三等和梗攝開口三等。例如：

蒸蒸章 蘇州tsən<sup>1</sup> | 余姚tsəŋ<sup>1</sup> | 臨海tɕiən<sup>1</sup> | 東陽tsən<sup>1</sup> | 永康tɕiein<sup>1</sup> | 雲和tɕin<sup>1</sup> |  
玉山tsɪŋ<sup>1</sup> | 溫州tseŋ<sup>1</sup>；  
正形。勁章 蘇州tsən<sup>5</sup> | 余姚tsəŋ<sup>x</sup> | 臨海tɕiən<sup>5</sup> | 東陽tsən<sup>5</sup> | 永康tɕiein<sup>5</sup> | 雲和tɕin<sup>5</sup> |  
玉山tsɪŋ<sup>5</sup> | 溫州tseŋ<sup>5</sup>；  
力職來 蘇州liəŋ<sup>8</sup> | 余姚liəŋ<sup>8</sup> | 臨海lieŋ<sup>8</sup> | 東陽leiŋ<sup>8</sup> | 永康ləi<sup>4</sup> | 雲和liŋ<sup>8</sup> |  
玉山leŋ<sup>8</sup> | 溫州lei<sup>8</sup>；  
踢錫透 蘇州t<sup>h</sup>iəŋ<sup>7</sup> | 余姚t<sup>h</sup>iəŋ<sup>7</sup> | 臨海t<sup>h</sup>ieŋ<sup>7</sup> | 東陽t<sup>h</sup>eiŋ<sup>7</sup> | 永康t<sup>h</sup>əi<sup>3</sup> | 雲和t<sup>h</sup>iŋ<sup>7</sup> |  
玉山t<sup>h</sup>eŋ<sup>7</sup> | 溫州t<sup>h</sup>ei<sup>7</sup>。

除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中共享以上兩個共同創新的方言都分布在江蘇、浙江二省及其毗鄰地區，而且大多數方言有塞音、塞擦音聲母的三項對立，可以涵蓋學界所說吳語的絕大部分方言。<sup>2</sup>

<sup>2</sup> 本文不準備討論吳語和徽語之間的譜系關係。



#### 4. 吳語的南北界

《浙江吳語分區》曾討論浙江省境內吳語的分區。它首先根據 13 個特點（語音、詞彙和語法）把浙江吳語分成南區和北區（第 6 頁-第 9 頁）。該書的分區方案是：

圖 1. 《浙江吳語分區》的浙江吳語分區

A. 浙北區	a. 嘉興片、湖州片、杭州片、臨紹片、明州片
B. 浙南區	b. 台州片、溫州片、婺州片、麗衢片

溫州片和麗衢片分別相當於的甌江片和處衢片。

浙北區實際上是浙江省境內的太湖片。那麼，根據《浙江吳語分區》的觀點，吳語在最高的層級上首先可以分成北部吳語和南部吳語。<sup>3</sup>

《浙江吳語分區》所提出的 13 個特點中筆者認為較重要的是第三、第四、第五條，都涉及知章莊組的讀音。第三、第四條指出知章組浙南區多讀作細音，浙北區則讀洪音。第五條是“浙北區“張”、“章”不同音，“章”、“裝”同音。……南區幾片中，多數是“張、章”同音，“章、裝”不同音。”例如：<sup>4</sup>

張陽知	蘇州tsā <sup>1</sup>   余姚tsaŋ <sup>1</sup>   臨海tciã <sup>1</sup>   東陽tciΛ <sup>1</sup>   永康tciəŋ <sup>1</sup>   雲和tiã <sup>1</sup>   玉山tiã <sup>1</sup>   溫州tci <sup>1</sup> ;
傷陽書	蘇州sã <sup>1</sup>   余姚səŋ <sup>1</sup>   臨海ciã <sup>1</sup>   東陽ciΛ <sup>1</sup>   永康ciaŋ <sup>1</sup>   雲和jiã <sup>1</sup>   玉山ciã <sup>1</sup>   溫州ci <sup>1</sup> ;
裝陽莊	蘇州tsã <sup>1</sup>   余姚tsəŋ <sup>1</sup>   臨海tsõ <sup>1</sup>   東陽tsΛ <sup>1</sup>   永康tɕyaŋ <sup>1</sup>   雲和tsõ <sup>1</sup>   玉山tã <sup>1</sup>   溫州tɕyo <sup>1</sup> 。

臨海方言陽韻章組的其他例字：章tsõ<sup>1</sup> | 唱ts<sup>h</sup>õ<sup>5</sup> | 嘗zõ<sup>2</sup> | 賞sõ<sup>3</sup>。“傷”字的讀音當為例外。

其實，《蘇州同音常用字匯》（丁邦新 2003）所反映一百年前的蘇州方言中存在“張、章、裝”都不同音的情況。<sup>5</sup> 例如：張tʂã | 章tsã | 裝tʂã（未標出調類）。“章”和“裝”仍有聲母方面的差別，不過韻母已經形成了“張≠章=裝”的情況，這就是《浙江吳語分區》所提出第五條特點的本質。正如該書第 8 頁所指出，對這個特點來說，台州片的表現與浙北區相同。<sup>6</sup>

筆者還想指出另外一個區分南北吳語的鑒別性語音特點。假攝開口二等麻韻知莊組和開口三等麻韻章組在北部吳語中同音，而在南部吳語中不同音（不算聲母的清濁和發音方法）（平田直子 2003）。<sup>7</sup> 例如：

茶麻二澄	蘇州zo <sup>2</sup>   余姚dzo <sup>2</sup>   臨海dzo <sup>2</sup>   東陽dzuo <sup>2</sup>   永康dza <sup>2</sup>   雲和dzo <sup>2</sup>   玉山dza <sup>2</sup>   溫州dzo <sup>2</sup> ;
蛇麻三船	蘇州zo <sup>2</sup>   余姚zo <sup>2</sup>   臨海zo <sup>2</sup>   東陽zia <sup>2</sup>   永康zia <sup>2</sup>   雲和zio <sup>2</sup>

<sup>3</sup> 曹志耘（2002）書名為《南部吳語語音研究》。不過，這“南部吳語”的含義是“吳語南部地區的方言”或“浙江省南部及其鄰近地區的吳語”，是一種“地理概念”，而不是“方言區”（第 4 頁、第 161 頁）。本文所說的“南部吳語”則為譜系單位的名稱。

<sup>4</sup> “章”的口語性不一定很強，下面以“傷”來代替。

<sup>5</sup> 承蒙清華大學蔡子文先生指教。

<sup>6</sup> 可以參看平田直子（1997：145）的方言地圖。

<sup>7</sup> 關於吳語中開口三等麻韻的讀音，參看平田直子（2003）、鄭偉（2013：45-50）。

玉山dzø<sup>2</sup> | 溫州zei<sup>2</sup>。

台州片臨海話知章組一般都讀細音，例外恰恰是開口陽韻章組和開口三等麻韻章組，很清楚地表現出北部吳語太湖片的特點。本文先把台州片歸屬太湖片。<sup>8</sup>關於台州片的性質我們將在第七章還會討論。

那麼，南部吳語具有什麼樣的共同語音創新？南部吳語共享一個很顯著的語音特點：山攝合口舒聲韻有少數口語字讀音與深臻曾梗攝相同或相近。本文稱之為“山攝合口的內轉讀音”（加下綫表示）。例如：

斷拗~。緩 蘇州dø<sup>6</sup> | 余姚dø<sup>2</sup> | 臨海dø<sup>2</sup> | 東陽døn<sup>4</sup> | 永康døn<sup>4</sup> | 雲和døn<sup>4</sup> |

玉山don<sup>4</sup> | 溫州dan<sup>4</sup>；

穿仙 蘇州ts<sup>h</sup>ø<sup>1</sup> | 余姚ts<sup>h</sup>ẽ<sup>1</sup> | 臨海tç<sup>h</sup>yø<sup>1</sup> | 東陽ts<sup>h</sup>ən<sup>1</sup> | 永康tç<sup>h</sup>yein<sup>1</sup> | 雲和tʃ<sup>h</sup>ym<sup>1</sup> |

玉山tç<sup>h</sup>ym<sup>1</sup> | 溫州tç<sup>h</sup>oŋ<sup>1</sup>。

比較：

藤登 蘇州dən<sup>2</sup> | 余姚dẽ<sup>2</sup> | 臨海døn<sup>2</sup> | 東陽dən<sup>2</sup> | 永康diein<sup>2</sup> | 雲和dɛ<sup>2</sup> |

玉山dɪn<sup>2</sup> | 溫州daŋ<sup>2</sup>；

春諄 蘇州ts<sup>h</sup>ən<sup>1</sup> | 余姚ts<sup>h</sup>ẽ<sup>1</sup> | 臨海tç<sup>h</sup>yən<sup>1</sup> | 東陽ts<sup>h</sup>uən<sup>1</sup> | 永康tç<sup>h</sup>yein<sup>1</sup> | 雲和tʃ<sup>h</sup>ym<sup>1</sup> |

玉山tç<sup>h</sup>ym<sup>1</sup> | 溫州tç<sup>h</sup>oŋ<sup>1</sup>。

此外，有一些特例主要分布在南部吳語。此舉二例，讀開口呼的“粒”和“日”：

粒緝來 蘇州liəŋ<sup>8</sup> | 余姚liəŋ<sup>8</sup> | 臨海lɔŋ<sup>7</sup>陰入 | 東陽lɜŋ<sup>8</sup> | 永康lɔə<sup>4</sup> | 雲和lɛŋ<sup>8</sup> |

玉山leŋ<sup>8</sup> (<\*liŋ<sup>8</sup>) | 溫州lɔ<sup>8</sup>。

在大多數南部吳語中，“粒”的韻母和鹹山攝開口一等合盍韻見曉組相同：

盒合匣 蘇州aŋ<sup>8</sup> | 余姚fiaŋ<sup>8</sup> | 臨海fiəŋ<sup>8</sup> | 東陽fiɜŋ<sup>8</sup> | 永康ɤə<sup>-14</sup>~兒 | 雲和ɛŋ<sup>8</sup> |

玉山fiɛŋ<sup>8</sup> | 溫州fiə<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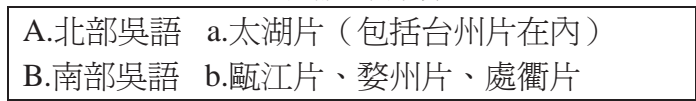
台州片臨海方言的讀音也是南部吳語的讀音。

日質日 蘇州niŋ<sup>8</sup> | 余姚niəŋ<sup>8</sup> | 臨海nieŋ<sup>8</sup> | 東陽neiŋ<sup>8</sup> | 永康niə<sup>4</sup> | 雲和naŋ<sup>8</sup> |

玉山neŋ<sup>8</sup> | 溫州ne<sup>8</sup>。

可見，在最高的層級上，把吳語分成北部吳語和南部吳語，這個方案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總之，本文的方案是：

圖 2. 吳語的南北界



### 5. 南部吳語三片之間的譜系關係

下一個問題是甌江片、婺州片、處衢片這三片之間的譜系關係如何。

婺州片和處衢片之間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同創新語音特點。此舉四例：

(1) 有個別章、見母字讀作零聲母。例如：

煮章 蘇州tsɿ<sup>3</sup>書面語 | 余姚—— | 臨海tsɿ<sup>3</sup> | 東陽—— | 永康i<sup>3</sup> | 雲和i<sup>3</sup> |

玉山ie<sup>3</sup> | 溫州tsei<sup>3</sup>；

<sup>8</sup> 曹志耘（2002：5-7）也把台州片劃歸太湖片。理由有三：(1) 台州片和太湖片可以通話；(2) 台州片的內部一致性很強；(3) 咸山攝陽聲韻讀[ɛ iɛ uɛ]、[ø uø yø]，接近太湖片的讀音。

朥章 蘇州tsən<sup>1</sup> | 余姚tsɔ̃<sup>1</sup> | 臨海tɕyən<sup>1</sup> | 東陽tsuən<sup>1</sup> | 永康tɕeyɛŋ<sup>1</sup> | 雲和yŋ<sup>1</sup> |  
 玉山yŋ<sup>1</sup> | 溫州tɕoŋ<sup>1</sup> ;  
 萁蕨。見 蘇州—— | 余姚—— | 臨海ci<sup>1</sup> | 東陽tɕi<sup>1</sup>葛~ | 永康i<sup>1</sup>葛~ | 雲和i<sup>1</sup>萁~ |  
 玉山i<sup>1</sup>萁~ | 溫州—— ;  
 叫見 蘇州tɕiæ<sup>5</sup> | 余姚tɕiɔ<sup>5</sup>哭 | 臨海ciɔ<sup>5</sup> | 東陽tɕiɔ<sup>5</sup>哭 | 永康iɔ<sup>5</sup>哭 | 雲和iɑɔ<sup>5</sup>哭 |  
 玉山jieu<sup>5</sup>動物叫 | 溫州tɕiɛ<sup>5</sup>。

“朥” 婺州片金華方言讀作[yən<sup>1</sup>]，湯溪方言讀作[iei<sup>1</sup>]，武義方言讀作[yin<sup>1</sup>]。東陽方言的例字：𠵼水溝。章ʔiɔ<sup>5</sup> | 摭~□sou<sup>7</sup>：收拾。章ʔiɔ<sup>7</sup>。

關於這個音變，參看鄭張尙芳（1995）。

（2）有個別仄聲船禪母字讀作塞擦音[dz dz]聲母。例如：

是禪 蘇州zɿ<sup>6</sup> | 余姚dzɿ<sup>2</sup> | 臨海zɿ<sup>2</sup> | 東陽dzi<sup>4</sup> | 永康dzi<sup>4</sup> | 雲和dzɿ<sup>4</sup> |  
 玉山dzi<sup>4</sup> | 溫州zɿ<sup>4</sup> ;  
 鱔禪 蘇州zø<sup>6</sup> | 余姚zē<sup>2</sup> | 臨海zir<sup>2</sup> | 東陽dziɔ<sup>8</sup> | 永康dziɔ<sup>4</sup> | 雲和zie<sup>4</sup> |  
 玉山dzɿæ<sup>4</sup> | 溫州ji<sup>4</sup> ;  
 舌船 蘇州zø<sup>8</sup> | 余姚zø<sup>8</sup> | 臨海zie<sup>8</sup> | 東陽ziɔ<sup>8</sup> | 永康ziɔ<sup>4</sup> | 雲和dzie<sup>8</sup> |  
 玉山dzie<sup>8</sup> | 溫州ji<sup>8</sup> ;  
 上動。禪 蘇州zǎ<sup>6</sup> | 余姚zɔŋ<sup>2</sup> | 臨海zǔ<sup>2</sup> | 東陽dzia<sup>4</sup> | 永康ziaŋ<sup>4</sup> | 雲和dzia<sup>6</sup> |  
 玉山dzia<sup>4</sup> | 溫州ji<sup>4</sup>。

“舌” 婺州片金華方言讀作[dzyɿ<sup>6</sup>]，湯溪方言讀作[dzie<sup>4</sup>]。余姚方言中[dzɿ]和[zɿ]似乎自由變讀，蘇州話不分濁擦音和濁塞擦音，都不能說明問題。

（3）魚韻知組“猪、女”和莊組“鋤、疏”的讀音和假攝開口二等麻韻相同：

猪知 蘇州tsɿ<sup>1</sup> | 余姚tsɿ<sup>1</sup> | 臨海tsɿ<sup>1</sup> | 東陽tsuo<sup>1</sup> | 永康tɕi<sup>1</sup> | 雲和ti<sup>1</sup> |  
 玉山ta<sup>1</sup> | 溫州tsei<sup>1</sup> ;  
 女娘 蘇州nø<sup>6</sup> | 余姚ny<sup>2</sup> | 臨海ŋ<sup>3</sup> | 東陽nuo<sup>4</sup> | 永康na<sup>14</sup>~兒 | 雲和no<sup>6</sup> |  
 玉山na<sup>4</sup> | 溫州na<sup>4</sup> ;  
 鋤崇 蘇州zɿ<sup>2</sup> | 余姚dzɿ<sup>2</sup> | 臨海zɿ<sup>2</sup> | 東陽zuo<sup>2</sup> | 永康za<sup>2</sup> | 雲和zo<sup>2</sup> |  
 玉山za<sup>2</sup> | 溫州zɿ<sup>2</sup>。

比較：

茶麻開二 蘇州zo<sup>2</sup> | 余姚dzo<sup>2</sup> | 臨海dzo<sup>2</sup> | 東陽dzuo<sup>2</sup> | 永康dza<sup>2</sup> | 雲和dzo<sup>2</sup> |  
 玉山dza<sup>2</sup> | 溫州dzo<sup>2</sup>。

（4）合口三等陽韻非組讀同通攝的幫非組（加下綫的讀音合乎這個現象）：

芒麥~。微 蘇州mǎ<sup>2</sup> | 余姚—— | 臨海mɔŋ<sup>2</sup> | 東陽mom<sup>2</sup> | 永康mɔŋ<sup>2</sup> | 雲和mǔ<sup>2</sup> |  
 玉山mɔŋ<sup>22</sup>~花秆：蘆花 | 溫州muɔ<sup>2</sup> ;  
 網微 蘇州mǎ<sup>6</sup> | 余姚mɔŋ<sup>2</sup> | 臨海mǔ<sup>3</sup> | 東陽mom<sup>4</sup> | 永康maŋ<sup>4</sup> | 雲和mǔ<sup>3</sup> |  
 玉山mɔŋ<sup>4</sup> | 溫州muɔ<sup>4</sup>。

比較：

夢東三明 蘇州mɔŋ<sup>6</sup> | 余姚muŋ<sup>2</sup> | 臨海mɔŋ<sup>6</sup> | 東陽mom<sup>6</sup> | 永康mɔŋ<sup>6</sup> | 雲和mɔŋ<sup>6</sup> |  
 玉山mɔŋ<sup>6</sup> | 溫州mɔŋ<sup>6</sup>。

婺州片只有微母的例字。不過，處衢片也有非敷母的例字。比如江山：放非poŋ<sup>5</sup> | 紡敷p<sup>h</sup>oŋ<sup>3</sup> | 芒~花：蘆花。微mɔŋ<sup>33</sup> | 網微mɔŋ<sup>4</sup>；夢mɔŋ<sup>6</sup>。雲和方言沒有例字。台州片臨海方言的“芒”也讀同通攝。關於這個語音演變，參看曹志耘等（2000：31）。

還要指出的是，婺州片當中的特例往往可以通過處衢片來理解其來歷。此舉三例：

(5) 部分婺州片方言把流攝三等有韻書母“守”讀同遇攝三等：

守 蘇州səy<sup>3</sup> | 余姚sə<sup>x9</sup> | 臨海ɕiəu<sup>3</sup> | 東陽ɕiəu<sup>3</sup> | 永康y<sup>3</sup>看守 | 雲和ɕiu<sup>3</sup> |  
玉山ye<sup>3</sup>看守 | 溫州ɕɻu<sup>3</sup>。

其他婺州片方言的例子：湯溪i<sup>3</sup>看守 | 武義y<sup>3</sup>看守。

比較：

珠虞章 蘇州tsɿ<sup>1</sup> | 余姚tsɿ<sup>1</sup> | 臨海tɕy<sup>1</sup> | 東陽tsɿ<sup>1</sup> | 永康tɕy<sup>1</sup> | 雲和tɕy<sup>1</sup> |  
玉山tɕye<sup>1</sup> | 溫州tsɿ<sup>1</sup>。

處衢片玉山方言的“守”字讀音也讀同遇攝三等，而且和永康等三個婺州片方言一樣也是“看守”的意思。零聲母應該來自塞擦音\*tɕ。參見上文(1)。在少數處衢片方言中，尤韻和遇攝三等同韻是規則現象。例如玉山：手tɕ<sup>h</sup>ye<sup>3</sup> | 守看守ye<sup>3</sup>；珠tɕye<sup>1</sup>；江山：酒tɕyə<sup>3</sup> | 帚地~：掃帚yə<sup>3</sup> | 手tɕ<sup>h</sup>yə<sup>3</sup> | 守看守yə<sup>3</sup>；珠tɕyə<sup>1</sup>。參看曹志耘等(2000：36)。可見，婺州片當中的殘餘現象在處衢片仍有規律性可尋。

(6) 永康方言把開口三等養韻以母“養”讀同宕攝開口三等陽韻莊組：

養 蘇州iä<sup>6</sup> | 余姚ziä<sup>2</sup> | 臨海iä<sup>3</sup> | 東陽ɦiä<sup>4</sup> | 永康yaŋ<sup>4</sup>城關音 | 雲和iä<sup>3</sup> |  
玉山iö<sup>4</sup> | 溫州ji<sup>3</sup>。

武義方言讀作[yaŋ<sup>4</sup>] (俞源音)。

比較：

狀崇 蘇州zä<sup>6</sup> | 余姚dzəŋ<sup>2</sup> | 臨海zö<sup>6</sup> | 東陽zΛ<sup>6</sup> | 永康zyaŋ<sup>6</sup> | 雲和ziö<sup>6</sup> |  
玉山ziö<sup>6</sup> | 溫州jyö<sup>6</sup>。

除了婺州片以外，處衢片也有同樣的讀音出現，以上玉山的讀音就是這種讀音。需要指出的是，在處衢片當中，除了“養”以外，中古同音的“癢”也與“養”同韻，仍有對應規律可尋。比如，養：玉山iö<sup>4</sup> | 江山iö<sup>4</sup>；癢：玉山ziö<sup>4</sup> | 江山ɕiö<sup>4</sup>。由此可見，永康、武義方言“養”字的讀音原來是規則讀音。參看曹志耘等(2000：39-40)。

(7) 婺州片把梗攝開口三等映韻幫母“柄”讀如開口二等庚耕韻，處衢片亦如此：

柄 蘇州pin<sup>5</sup> | 余姚pē<sup>x</sup> | 臨海piəŋ<sup>5</sup> | 東陽mɛ<sup>5</sup> | 永康mai<sup>5</sup> | 雲和pe<sup>5</sup> |  
玉山pö<sup>5</sup> | 溫州peŋ<sup>5</sup>。

比較：

坑庚二 蘇州k<sup>h</sup>aŋ<sup>1</sup> | 余姚k<sup>h</sup>aŋ<sup>1</sup> | 臨海k<sup>h</sup>ä<sup>1</sup> | 東陽k<sup>h</sup>ɛ<sup>1</sup> | 永康k<sup>h</sup>ai<sup>1</sup> | 雲和k<sup>h</sup>ɛ<sup>1</sup> |  
玉山k<sup>h</sup>ö<sup>1</sup> | 溫州k<sup>h</sup>ie<sup>1</sup>。

對婺州片來說，“柄”的這種韻母是例外讀音。不過，在處衢片當中，開口三等映韻并母“病”和開口四等青韻“暝夜晚”也讀同開口二等庚耕韻，仍有對應規律可尋：病：雲和(biŋ<sup>6</sup>) | 玉山bö<sup>6</sup>；暝：雲和mɛ<sup>6</sup> | 玉山mö<sup>6</sup>。可見，婺州片“柄”字的讀音原來是規則讀音。

婺州片有很多音韻現象在處衢片歷史音韻的背景才下才得以理解。換言之，婺州片歷史音韻的研究以處衢片歷史音韻的知識為前提。這很清楚地說明這兩片互相之間的關係很密切。

最後我們觀察其他特例。可以發現婺州片有一些特例的性質與處衢片一致。此舉三例：

(8) 永康方言把山攝開口三等獮韻精母“剪”讀同開口四等先韻：

剪 蘇州tsi<sup>3</sup> | 余姚tɕiē<sup>3</sup> | 臨海tɕiɿ<sup>3</sup> | 東陽tsi<sup>3</sup> | 永康tɕia<sup>3</sup> | 雲和tɕie<sup>3</sup> |  
玉山tɕiē<sup>3</sup> | 溫州tɕi<sup>3</sup>。

<sup>9</sup> 蘇州、余姚方言裏不單說的字用上右角的“X”來標出。



金華[tsia<sup>3</sup>]和浦江[tʃiã<sup>3</sup>]亦如此。處衢片慶元方言能區分鹹山攝開口三四等，而把“剪”讀作[tɕiã<sup>3</sup>]，與四等的“天”[t<sup>h</sup>iã<sup>1</sup>]同韻，而與三等的“淺”[tɕ<sup>h</sup>iẽ<sup>3</sup>]不同韻。

(9) 永康方言把臻攝合口三等文韻微母“蚊”讀同臻攝開口三等和梗攝開口三四等的明母：

蚊 蘇州mən<sup>2</sup> | 余姚mǝ<sup>2</sup> | 臨海mən<sup>2</sup> | 東陽mən<sup>2</sup> | 永康mieiŋ<sup>2</sup> | 雲和mən<sup>2</sup> |  
玉山moŋ<sup>22</sup>~蟲 | 溫州maŋ<sup>2</sup>。

武義方言的[miŋ<sup>2</sup>]亦如此。

比較：

民真明 蘇州miŋ<sup>2</sup> | 余姚mǝ<sup>2</sup> | 臨海miən<sup>2</sup> | 東陽mien<sup>2</sup> | 永康mieiŋ<sup>2</sup> | 雲和miŋ<sup>2</sup> |  
玉山miŋ<sup>2</sup> | 溫州meŋ<sup>2</sup>。

這種“蚊”的讀音很少見，除了永康、武義方言以外，處衢片開化、廣豐、遂昌方言也有這種讀音。比如開化：蚊miŋ<sup>2</sup> | 民miŋ<sup>2</sup>；遂昌：蚊miŋ<sup>2</sup> | 民miŋ<sup>2</sup>。此外，處衢片慶元方言“蚊”讀作[miẽ<sup>2</sup>]，亦為細音，但是“民”讀作[miən<sup>2</sup>]，兩個字不同音。參看曹志耘（2002：98）。余姚方言中也是“蚊”和“民”同音。這是因為余姚話中“餅、品、病、民”等p組\*iǝ韻的介音脫落的緣故，情況恐怕與永康、武義等方言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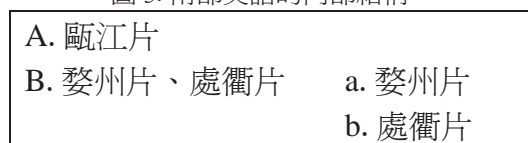
(10) 梗攝開口三等庚韻見母“驚害怕”的韻母和合口二等庚韻匣母“橫”相同。在吳語中用“驚”表示“害怕”的方言不多，只有婺州片和一部分處衢片方言，下面只舉婺州片和處衢片的讀音：東陽kue<sup>1</sup> | 永康kuai<sup>1</sup>；雲和—— | 常山kuŋ<sup>1</sup> | 玉山kɔ̃<sup>1</sup>~農：吃驚。“橫”的讀音：東陽fue<sup>2</sup> | 永康uai<sup>2</sup>；雲和ue<sup>2</sup> | 常山uŋ<sup>2</sup> | 玉山fɔ̃<sup>2</sup>。

婺州片和甌江片之間或者處衢片和甌江片之間我們難以發現排他性的創新語音特點。在婺州片裏也難以發現只能通過甌江片的音韻來理解的特例。我們至今也沒有發現只出現在婺州片和甌江片的特例。可見，婺州片與處衢片關係密切，而與甌江片疏遠。

《中國語言地圖集》“B9 吳語”把龍游、縉雲話劃歸處衢片。曹志耘（2002：177-180）對此作了調整，把它們重新歸入婺州片（該書稱作“金衢片”），并指出：“這兩個方言具有方言過渡區的性質。”換言之，我們通過這種過渡性方言可以把婺州片和處衢片結合起來，使得兩片之間的界綫模糊，構成一個連續體。相反，婺州片和甌江片、處衢片和甌江片都不存在這種過渡性方言，表示相互之間界綫明顯。

綜上所述，婺州片和處衢片之間的關係較密切，婺州片和甌江片之間的關係以及處衢片和甌江片之間的關係則較疏遠。南部吳語的內部結構應該是：

圖 3. 南部吳語的內部結構



## 6. 結論

把[圖 2]和[圖 3]結合起來，我們大致上可以瞭解吳語各片之間的譜系關係：

圖 4. 吳語各片之間的譜系關係（方案 1）

← 層級高		層級低 →
I. 北部吳語	I -1 太湖片	I -1-a 太湖片
II. 南部吳語	II -2 甌江片	II -2-a 甌江片
	II -3 婺州片、處衢片	II -3-a 婺州片
		II -3-b 處衢片

處衢片和婺州片曾經有過尚未分化的階段，後來才分成兩個不同的片。

[圖四]的“方案 1”是以《浙江吳語分區》的二分法為基礎。其實，這并不是吳語唯一的二分法。

高本漢 (Karlgren 1954: 212) 曾有一個很有名的論斷說：

...the Koine was sufficiently wide-spread and accepted by a sufficiently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highest officials down to the lower middle class, to have become the ancestor of nearly all the present dialects (except the Min dialects in Fukien [福建] and adjacent regions).

從譜系分類的角度來說，這等于主張漢語方言首先要分成閩語和非閩語。而丁幫新 (1988) 或羅杰瑞 (1990) 等研究都指出了吳語處衢片和閩語之間的關係很密切，本文則指出了處衢片和婺州片可以構成一個譜系單位。那麼，我們也可以把吳語首先分成處衢片、婺州片和其他。根據這個二分法，吳語各片之間的譜系關係應該是：

圖 5. 吳語各片之間的譜系關係 (方案 2)

I. 太湖片、甌江片	I -1 太湖片
	I -2 甌江片
II. 婺州片、處衢片	II -1 婺州片
	II -2 處衢片

可見，吳語各片之間的譜系關係要牽涉到漢語方言十區的譜系關係如何。本文所提出的兩個譜系關係方案也需要從這個角度檢驗。

## 7. 餘論

本文第四章根據“張≠章=裝”的語音對應和“蛇=茶”的語音對應把台州片臨海方言劃歸太湖片。這兩個特點無疑表示臨海方言以及其他台州片方言屬於太湖片。

不過，臨海方言至少有三個南部吳語特有的讀音。

(1) 鹹攝開口一等感韻見母“鹽蓋”的讀音與“山攝合口的內轉讀音”相同：

鹽蓋 蘇州kø<sup>x</sup> | 余姚一一 | 臨海kəŋ<sup>3</sup> | 東陽kɤ<sup>3</sup> | 永康kəŋ<sup>3</sup> | 雲和kəŋ<sup>3</sup> |  
玉山kəŋ<sup>3</sup> | 溫州kaŋ<sup>3</sup>。

“山攝合口的內轉讀音”參看上文第四章。咸攝開口一等覃韻見曉組的這種讀音應該是南部吳語特有的讀音。參看秋谷裕幸 (1999)。臨海方言也具有這種讀音。

(2) 山攝合口一等緩韻泥母“暖”的讀音是“山攝合口的內轉讀音”：

暖 蘇州nø<sup>6</sup> | 余姚nø<sup>2</sup> | 臨海nəŋ<sup>3</sup> | 東陽nən<sup>4</sup> | 永康nəŋ<sup>4</sup> | 雲和nəŋ<sup>3</sup> |  
玉山doŋ<sup>4</sup> | 溫州naŋ<sup>4</sup>。

(3) 合口三等陽韻微母“芒麥~”讀同通攝的幫非組。參看第五章的 (4)。

雖然只有三個字，不過這三個字的讀音都是最能體現南部吳語身份的讀音，本來不應該因數量少而忽略。

本文根據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進行譜系分類，而對共同創新的理解如下：

It is assumed that a shared innovation is the result of a change that took place in a single daughter language that subsequently diversified into daughters of its own, each of which inherited the results of the change. (Lyle Campbell & Mauricio J. Mixco 2007: 183)

就是說，共同創新是首先在一個語言或方言中發生，然後通過語言或方言的“分化”傳遞到子孫語當中。

不過，這恐怕不是共同創新唯一的傳遞過程。我們還要考慮通過語言或方言的“接觸”滲透到周邊語言或方言當中的過程。本文第四章把臨海方言歸屬太湖片這個處理實際上把“鹽盞”、“暖”、“芒麥~”三個字都視為來自南部吳語的借詞。不過，我們仍然不能排除臨海方言的“張≠章=裝”和“蛇=茶”就是北部吳語滲透的結果，而“鹽盞”、“暖”、“芒麥~”三個字才是固有成分。搜集了臨海方言以及其他台州片方言的大量語言材料，我們或許能夠做出合理的判斷到底。

臨海方言的情況告訴我們譜系分類也離不開語言接觸的問題。

## 方言材料來源

蘇州：汪平 2011；余姚：肖萍 2011；臨海：黃曉東 2007；東陽、永康、金華、湯溪、武義、浦江：曹志耘、秋谷裕幸主編（未刊稿）；玉山、雲和、常山、慶元、開化、遂昌：曹志耘等 2000；江山、廣豐：秋谷裕幸（2001）；溫州：鄭張尚芳 2008。

## 參考文獻

- [1] Baxter, William H. 2006. Mandarin dialect phylogeny,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35-1, 71-114.
- [2] Campbell, Lyle. & Mixco, Mauricio J. 2007. *A Glossary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3]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Stockholm, 211-367.
- [4] Sagart, Laurent. 2002. Gan, Hakka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129-153,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 Section, Academia Sinica.
- [5] Norman, Jerry. 1989. What is a Kèjiā Dialect?.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上冊）》，323-344.
- [6] 曹志耘，2002，《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7]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8] 曹志耘、秋谷裕幸（主編），未刊稿，《吳語婺州方言研究》。
- [9] 丁邦新，1988，〈吳語中的閩語成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
- [10] 丁邦新（編著），2003，《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1] 傅國通、方松熹、蔡勇飛、鮑士杰、傅佐之，1985，《浙江吳語分區》。浙江省語言學會《語言學年刊》第三期方言專刊，《杭州大學學報》增刊。
- [12] 羅杰瑞，1990，〈江山方言中類似閩語的成分〉，《方言》1990.4:245-248。

- [13]羅昕如，1998，《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14]平田直子，1997，〈吳方言に於ける宕攝知組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日本中國語學會）244:141-149。
- [15]平田直子，2003，〈北部吳語假攝開口三等章組字的語音演變〉，《吳語研究——第二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上海教育出版社），74-79。
- [16]秋谷裕幸，1999，〈吳語處衢方言和甌江方言裏的覃談二韻〉，《開篇》19:100-103，東京；好文出版。
- [17]秋谷裕幸，2001，《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松山；愛媛大學綜合政策研究叢書 1（愛媛大學綜合政策學科）。
- [18]汪平，2006，〈再說上海話的分區〉，《方言》2006.3:278-280。
- [19]汪平，2011，《蘇州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20]肖萍，2011，《余姚方言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21]鄭偉，2013，《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22]鄭張尙芳，1995，〈浙西南方言的tc聲母脫落現象〉，《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教育出版社），50-74。
- [23]鄭張尙芳，2008，《溫州方言志》。北京；中華書局。
- [24]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1988，《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
-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